



最难解的是仇恨 最难测的是人心
最难猜的，是“十二星座”的死亡秘密



NLIC2970871634



你的星座 还能活多久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的星座还能活多久/梁健美著. 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-7-5354-6289-3

I. 你… II. 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05315 号

策 划  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

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

公司网址 <http://www.cjcb-ty.com>

E-mail hb_tianyi@yahoo.com.cn

出 版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书 名 你的星座还能活多久

著 者 梁健美

责任编辑 杨晓峰

发行电话 027-87679087 87679362 传真:027-87679980 87679300

印 刷 今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7.25

字 数 248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54-6289-3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263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海滩血尸/1

第二章 深入调查/21

第三章 凶案再起/47

第四章 离奇车祸/71

第五章 迷雾诡踪/99

第六章 毒酒疑云/121

第七章 狡兔难逃/143

第八章 碧湖血案/167

第九章 螳螂捕蝉/193

第十章 渐露端倪/215

第十一章 血色真相/243

后 记 最美的相遇,只在一瞬间/271

第一章

海滩血尸

1

漆黑如墨的夜幕，没有一丝星光。冷冷的海风吹过波澜壮阔的海面，掀起一层层海浪。卷起的雪白浪花在空中肆意飞舞，旋即以一种绝妙的舞姿散落，继而又展开温柔的怀抱，与沙滩痴情地纠缠在一起，诉说着永恒的爱恋和思念。

美丽的沙滩上，杜明辉牵着夏小珊的手，两人踩着洁白浪花，欢快地追逐着，嬉戏着。许是玩累了，夏小珊气喘吁吁地停下脚步，轻轻地靠在杜明辉的肩膀上，享受着片刻的温存。杜明辉深情地把夏小珊搂在怀里，两人如醉如痴地狂吻起来。

良久，杜明辉才不舍地把夏小珊松开，夏小珊微低着头，脸羞红得像夏日里的红草莓一般，整个人似乎还没从这场甜蜜的吻中清醒过来。她双眼迷离，那双清澈如水的眸子里，跳动着像星星一样璀璨的幸福的光芒。

突然，夏小珊微微抬起的眸子，望着远处的海面愣了一下。杜明辉似乎察觉到了夏小珊的异常，便柔情万分地问道：“宝贝，怎么了？”

“你看,那是什么?”夏小珊指着海面上不断起伏的物体,小声地问道。

杜明辉顺着夏小珊的视线望过去,果然,望到黑压压的海面上漂着一个奇怪的黑色物体。此刻,一个巨浪扑过来,那个黑色物体被海浪一下子卷到了沙滩上。由于夜太黑,他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,便忍不住好奇地走了过去。

夏小珊跟在杜明辉身后,心里忽然悄悄地升起一丝惶恐。她猛地停下了脚步,拽了下杜明辉的衣角,神色不安地说道:“辉,还是别看了。我们还是回去吧,我有些害怕。”

“怕什么?有我在呢。”杜明辉柔声安慰道。

夏小珊犹疑着还想说什么,可最终还是默默地跟了上去。杜明辉缓缓地来到那个黑色物体旁边,然后小心翼翼地掏出了手机,借着手机荧光屏所发出的淡淡的光线,杜明辉这才看清了那个奇怪的黑色物体。

可杜明辉只望了一眼,便吓得双目圆瞪,双腿发软。一旁的夏小珊这时也看清了那个黑色物体,她脸色苍白,惊恐万分地惨叫了一声,便吓晕了过去。

原来,那个黑色物体竟然是一具胸口插着匕首的男尸!

“男尸?竟然是一具男尸?”杜明辉满脸惊悸地低语着,好半天他才恢复了意识,他双手颤抖地扶起了夏小珊,随后哆哆嗦嗦地拨通了报警电话……

黎姿接到报警电话时,正在蓝调咖啡厅接受马大姐安排的相亲。自从警校毕业以后,这一年来,黎姿每天都在为破案而寻找凶手或查找线索这种繁忙的工作中度过。她宿舍隔壁的马大姐,是一家报社的广告部主任,见她因为工作太忙,连个男朋友也没有,非要给她介绍个男朋友。马大姐告诉她,男方是一家俱乐部的老板,父亲还是个作家,本人又长得风流倜傥,有好多女孩子追,一定要让她和对方见个面不可。她一连推托了她几次,这次实在推托不下去了,只好百忙中抽出点儿时间,无奈地

接受马大姐安排的相亲。

约会地点在蓝调咖啡厅，黎姿急匆匆地赶到时，比约好的时间整整晚了半个小时。昏暗的灯光下，她望着对面那个英俊潇洒的男人，一脸歉意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黎小姐。我听马大姐说，你是个勤奋工作的好孩子。”安思源微笑着说道。

黎姿毫不在意地笑了笑，可内心却一片紧张。大学四年，她都忙着学业，毕业后，又忙着工作，到现在她还没谈过恋爱，这是她的第一次相亲，她突然觉得比抓犯人还要艰难许多。

也不知该说些什么，黎姿轻轻地品了一口咖啡，随意地问道：“不知该怎么称呼你？”

“安思源，我的名字。”安思源报上名字，稍顿，又接着说道，“你可以叫我思源。”

“听说你是一家俱乐部的老板，有好多女孩子追，可为什么还要选择相亲呢？”黎姿不解地问道。

安思源深深地凝视着黎姿，自嘲地笑道：“男人就这德性，太容易到手的東西，就会感觉没什么意思。我喜欢挑战，尤其是喜欢征服那种又冷又酷的美人。”

“你在什么俱乐部上班呢？平时很忙吗？”黎姿微蹙着眉问道。

安思源掏出一张名片，递到黎姿面前，轻声说道：“我在12星座俱乐部上班，是那裡的老板，你有空可以去坐下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忽然冲着黎姿挤着眼笑道，“工作倒是有些忙，不过，谈恋爱的时间，总是有的。毕竟，恋爱和婚姻是一生的大事。”

“听说，你父亲是个作家。”黎姿淡然地问道。

安思源一提起父亲，玩世不恭的神情便一下子变得分外恭敬起来：“老头子年轻时就喜欢写推理小说，到现在都一直笔耕不辍。或许，你听到过他的名字，他的笔名叫安然。”

“安然？”黎姿隐隐感觉这个名字有些熟悉，似乎以前在哪里见到过。

她低头想了想,然后漫不经心地说道,“好像在报纸上见到过。”

安思源淡若清风地说道:“他是个固执的人,平时除了饮茶读书,最大的兴趣就是写作了。他说要写一部轰动世界的悬疑小说,我倒是觉得写作只能当业余爱好。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一生,都放到密密麻麻的文字里,那真是太苦了。”

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。也许,他在艰苦的追求中,心却是快乐的。”黎姿深有感触地说道。

安思源苦笑着说道:“可是,当这种追求一旦让人深陷其中,无法自拔时,却无疑于一种痛苦的折磨。”

不知为什么,黎姿忽然觉得刚才还谈笑风生的安思源,那双深沉如海的眸子竟变得隐隐有些哀伤。当她刚想细看时,眼前的安思源瞬间又恢复了云淡风轻的模样,似乎他眸子里那缕迅速消失的忧伤,只是她一时的错觉。

黎姿张了张嘴,正想进行反驳,她的手机却突然响了。她一见是局里的电话,便赶快走到门外接听。片刻后,黎姿一脸严肃地走进包厢,对安思源说道:“抱歉,局里来电话,现在有案子要马上处理,我先失陪了。”

安思源看了看表,不放心地说道:“这么晚了,我送你去吧。”

“好吧。”黎姿迟疑了一下,然后答道。

案发地点,是距江海市二十公里外的美人鱼海滩。安思源开车载着黎姿急速赶到时,已有几辆警车停在附近。案发现场早已围上了警戒线,于凌初一见黎姿赶来了,便立刻走过去,沉声说道:“现场有一具男尸,是一对年轻情侣发现的。”

黎姿皱了皱眉,于凌初望见她的身后,还跟着一名长得十分帅气的男人,便好奇地问道:“那个男人是谁啊?怎么没见过?”

“哦,一位朋友。”黎姿平静地说道。

于凌初把手里的一枚瓶子钥匙扣,递到黎姿眼前,低声说道:“你看,我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这个。”

黎姿接住那枚瓶子钥匙扣，然后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着。那枚瓶子钥匙扣看起来很普通，但奇特的是挂在钥匙扣上的那个玉做的深绿色瓶子，泛着一种幽幽的光泽，似乎是上好的玉做成的。

“除了这枚瓶子钥匙扣，还有没有在死者身上发现其他什么东西？”黎姿心情沉重地问道。

于凌初摇了摇头：“其他倒没发现什么，只不过，有一把插在死者心脏部位的匕首，应该是凶手留下的。”

黎姿闻言，忍不住低低地叹了一口气。唉，又一桩人命案子，这世上又多了一个死不瞑目的亡魂，少了一个鲜活的生命。什么时候，这个世界才能永远消除谋杀和犯罪呢？

2

一阵海风吹过，黎姿用手梳了梳被海风吹起的头发，转过身见安思源有些担心地望着她，便对安思源说道：“我可能要工作到很晚，你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。”

安思源没有回答，只是呆呆地望着黎姿手中的瓶子钥匙扣。黎姿见安思源的神情有些异样，刚想开口询问，就听安思源疑惑地说道：“你手中的瓶子钥匙扣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这是在死者身上发现的。”黎姿平静地说道。

安思源有些狐疑地说道：“怎么看起来跟我爸的瓶子钥匙扣有些相像呢？我可以看一下吗？”

黎姿犹豫了一下，然后递给了安思源。安思源忐忑地接住那枚瓶子钥匙扣，只看了一眼，便神情激动地说道：“这枚瓶子钥匙扣果真是我爸的。”

“你确定？”黎姿扬了扬眉，问道。

安思源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：“不错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爸身上挂的瓶子钥匙扣，跟眼前这枚一模一样。”

黎姿一听，整个人不禁愣住了。难道今晚在海边发现的死者，会是安思源的父亲？否则，安思源父亲身上的瓶子钥匙扣，怎么会到了那个死者身上了呢？

“凌初，那名死者的身份查清楚了吗？”黎姿镇静地问道。

于凌初摇了摇头：“还没有。”

“死者的左手背上，是不是有一个瓶子形状的黑色刺青？”安思源似乎与黎姿想到了一起，那枚熟悉的瓶子钥匙扣让他心底的不安越来越浓。他忽然想起自己父亲的左手背上，刻着一枚瓶子形状的黑色刺青，便满脸焦虑地问道。

“是的，在死者的左手背上，的确刻着一个瓶子形状的黑色刺青。”于凌初答道。

“我，我可以去看一下那名死者吗？”安思源一听，心霎时如坠深渊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渐渐地涌上他的心头。

黎姿果断地说道：“好吧，你跟我来。”她对此事也深感蹊跷，如果那名死者真是安思源的父亲，一切也未免太巧合了些。

安思源跟随黎姿来到那名死者旁，虽然由于在海水里泡得时间太长，死者已经面目全非，全身浮肿不堪，但安思源还是根据他的体形和眼睛，以及左手背上的黑色瓶子刺青，辨认出眼前的死者就是自己的父亲安然。

“爸——”安思源颤抖地凄叫了一声，然后跪到了尸体旁。

黎姿见这名死者果真是安思源的父亲，眉头不禁蹙成一团。她向身后的于凌初使了一个眼色，于凌初立即把情绪激动不已的安思源扶到了一边。黎姿注意到安然的左手背上，那枚黑色的瓶子刺青，不禁多望了一眼。随后，她走到那两名发现尸体的年轻情侣旁，沉声问道：“你们两个是谁先发现尸体的？”

“是我。”躲在杜明辉身后的夏小珊，低低地说道。

黎姿淡定地说道：“别怕，你能讲一下是怎么发现那具尸体的吗？”

夏小珊一想起刚才在沙滩上发现尸体的情景，心里便一阵惶恐。她求助地望了一眼杜明辉，杜明辉了然地点了点头，随后心有余悸地说道：“我和小珊在海边玩耍时，忽然发现海面漂着一个黑色物体，一个巨浪恰好把那个黑色物体卷到沙滩上，我们便好奇地走过去一看，谁知，却发现那个黑色物体是一具男尸，于是，便报了警。”

“发现尸体时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沙滩附近有什么异常的人？”黎姿冷静地问道。

杜明辉不确定地说道：“天气预报里说今晚有大雨，所以来美人鱼沙滩散步的人很少，好像除了我们之外，也没看见有什么人。”

“你们发现尸体，是什么时候？”

杜明辉想了想，然后缓缓地说道：“大概是在晚上十点左右吧。”

“你们认识安然这个人吗？”黎姿幽幽地问道。

“安然？”杜明辉提高嗓音说道，“是不是那个推理作家呢？”

“你见过他吗？”黎姿追问道。

杜明辉有些遗憾地说道：“这倒没有。不过，我经常在报纸上见他的名字，而且，我还非常喜欢读他写的推理小说呢。他可是我们国内大名鼎鼎的推理作家，有好多人崇拜他呢。”

黎姿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波涛汹涌的大海，然后脚步沉重地走到了安思源身旁。黑沉沉的夜幕下，安思源一脸悲伤地低着头，不知在想什么心事。黎姿见刚才还意气风发的安思源，现在竟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痛失亲人的失落男人，尤其是他眸子里那缕无法抹去的忧伤，竟然让她隐隐有些心疼。

“别难过了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要看开些。”黎姿轻声安慰道。

安思源抬起脸，苦笑道：“你知道吗？最近也不知为什么，我心里总觉得有什么事将要发生。可是，却没想到，这种预感竟一下子变成了真。我和老头子感情一向很深，我真的不想他出什么事。可偏偏却出事了，

甚至连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，一个人就这样凄惨地走了……”

“你最后一次见安伯父是什么时候？”黎姿缓声问道。

安思源声音嘶哑地说道：“大概是昨天中午吧，我跟老头子一起吃了饭，后来他说要为下部新书寻找些灵感，饭没吃完，便急匆匆地走了。谁知，那竟然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，却成了永别。”

“当时，安伯父为什么要着急地离开，你就没感到有什么异样的地方吗？”

安思源默默地点燃了一支烟，深吸了一口后，语气忧伤地解释道：“老头子的思想跟常人不太一样。可能是他经常写推理小说的缘故吧，平时总会有一些异于常人的想法和举动。有时候，他为了寻找写作灵感，便会动不动就忽然消失几天或几个月，这样的事对于他来说，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，我们也早习以为常了，所以，那天，他突然离开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，也就没怎么注意他究竟去了哪里。”

“那天安伯父没有告诉你，他去了什么地方了吗？”

安思源脸色忧郁地说道：“没有，老头子一向不喜欢告诉别人他去的地方，也不喜欢别人在他的写作时间去打扰他，因此，我也没问他到底去了哪里。现在想想，真有些后悔。”

“你和安伯父最后一次吃饭时，安伯父看起来有没有什么跟平时不太一样的地方？”黎姿沉思道。

安思源想了想，摇头说道：“老头子吃饭时，一直谈笑风生的，看起来十分开心，和平时没什么区别。他除了提到为新书找灵感，要出去待几天外，没说几句话便提前离开了。”

“安伯父遇害前，他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？”黎姿微蹙着眉问道。

一直以来，安思源都是一个天生乐观的射手座。可此刻，他的脸上除了无尽的悲伤之外，还有一抹深不见底的痛。他掸了下烟灰，叹道：“唉，老头子一直都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很少与人有过节，也从没有得罪过谁，连流浪的小猫小狗，他都要喂给它们些食物。我实在想不出，究竟是谁害了他。”

“安伯父离开那天，也是穿着现在身上所穿的衣服吗？”

安思源又大口地抽了口烟，一脸沉痛地说道：“对，那天老头子穿着一身灰色的休闲装，脚上是一双白色的运动鞋，与往常的打扮没什么两样。”

“那枚瓶子钥匙扣上，原先是不是挂着钥匙？”细心的黎姿，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。

安思源回忆道：“是的，老头子的瓶子钥匙扣上，挂着一枚保险柜上的铜制钥匙。他平时一直随身携带在身上，遇害那天中午我还看到那枚铜制钥匙，挂在他腰间的瓶子钥匙扣上，可现在，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？”

“也许是不小心遗失了，也许是被杀人凶手给拿走了。”黎姿猜测道。

安思源沉默片刻，然后幽声说道：“都有可能。不过，我更倾向后者。因为，老头子的保险柜里一直放着他最珍视的东西，他不会粗心大意到连自己最在意的东西都会弄丢。”

“安伯父的保险柜里，放着什么宝贝东西？”黎姿好奇地问道。

安思源默然说道：“是他的书稿。”

“你认为谁最有可能是杀害安伯父的凶手呢？”黎姿问出了最后的问题。

安思源没有立即回答，缭绕的烟雾衬托着他那张冷峻的脸，使得他在黑夜里显得更如一潭幽深的湖水，让人一眼望不到底。他抬起眸子，迷茫地望向远处，半晌，才幽幽地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或许，谁都有可能。”

意料之中的答案，黎姿的心却猛地往下一沉。这么有才华的人就这样死于非命，她心中更加为安然的意外去世而深感痛惜。可究竟是谁杀害了安然，又抛尸大海了呢？

她忽然感觉，一切的谜题，似乎刚刚开始。

3

市公安局的办公室里，黎姿一脸疲倦地望着桌子上的一大堆资料，那全是有关安然的资料，凡是涉及到安然与案情的资料，事无巨细，全都被她毫不遗漏地过目了一遍。

自从昨晚在海边发现安然的尸体以后，或许是老天也在怜悯这位满腹才华的推理小说作家吧，后半夜还下了场瓢泼大雨。而黎姿也伴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，翻看了一夜资料，直到现在，还没来得及休息片刻。

“安然，安然。”黎姿望着明净的玻璃窗，喃喃地低语着。

窗外的雨，早已经停了。带着淡淡花草清香的清新空气，透过微开的窗迎面扑来，使得黎姿刚才的困乏顿时散去，整个人也一下子变得神清气爽起来。她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，轻轻地饮了一口，随后目光又一次落在了有关安然的资料上。

据资料上显示，安然，原名安浩文，1962年2月5日出生。今年五十岁，职业是一名推理小说作家。早年，安然与前妻任红因性格不合，曾离过一次婚。可不幸的是，他的前妻任红在离婚一年后，却因车祸而意外身亡。安然的第二任妻子蒋容华也在十年前因心脏病去世，家里有两子两女。长子安思源是安然以前的恋人向秀莲所生，今年刚刚二十五岁，是一家名叫12星座俱乐部的老板；长女安南希与次子安皓皓是一对双胞胎，两人都是任红所生。安南希曾结过一次婚，与前夫邢刚离婚后，便在一家缤纷年代夜总会做起了舞女；安皓皓则一直在英国留学，而次女安静却是安然收养的一名养女，目前是一名大学生。

安然在上学时，便喜欢写推理小说。在他十八岁时，出版了首部推理小说《密室凶杀案》，从而一炮走红。后来，他又接连出版了三十多部推理小说，其中，他的作品《囚》获得当年的推理小说金奖，并被誉为国内无法超越的推理大师。

经法医鉴定，死者安然先是被凶手刺伤心脏，后溺水而亡。死者死

时身穿一套灰色的休闲装，在死者身上发现的唯一物品，只有一枚浅绿色的瓶子钥匙扣。凶器是一把长 12 厘米、宽 2.5 厘米的匕首，死亡时间大约在一天之前。

黎姿初步调查到，安然性格和善，为人醇厚谦逊，与邻里间很少有矛盾，平时也很少与人结怨。而他这次突然被杀，会是谁要置他于死地呢？他究竟得罪了什么人，与凶手之间到底有什么天大的仇恨，致使凶手非要杀死他呢？

瞬间，一连串疑问涌满了黎姿的脑海。她微蹙起眉头，望了一眼窗外如洗的碧空，匆匆地吃了一块面包，便开车向安然的家疾驶而去。

二十分钟后，黎姿来到了位于夕阳路 118 号的陶然山庄。安然生前所居住的陶然山庄，是一座装修豪华的三层别墅。别墅四周种满了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，小鸟啾啾，蝶儿飞飞，鲜艳夺目的月季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清新的空气中溢满了幽幽的清香，淡淡的雾气笼罩在四周，整幅画面好似人间仙境，如梦如幻。

黎姿顾不上欣赏周围美景，她跳下车，快步走到墨绿色的大门前，用手按了一下门铃。不大一会儿，安思源那看起来有些颓废的身影，出现在她面前。

“是你？”安思源微微一愣。

黎姿淡笑道：“怎么，不欢迎吗？”

“当然欢迎了，请进。”安思源把黎姿让进客厅，接着关怀地问道，“这么早，吃早餐了吗？要不等下和我一起吃早餐？”

“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”黎姿淡然地婉拒道。

安思源望了一眼黎姿脸上的黑眼圈，柔声说道：“怎么都有黑眼圈了？是不是昨夜也没睡好？”

“工作太忙，都习惯了。哦，我可以去安伯父的卧室和书房看一下吗？”黎姿一边打量着客厅的摆设，一边平静地说道。

安思源一听，脸色瞬间变得有些凝重。他迟疑了一下，然后轻声说道：“跟我来吧。”